

「邊貿商是倒了一撥起一撥。」從事中朝邊貿整十年的朝鮮族丹東人朴哲（化名）咗了口煙，說起這十數年經歷的起起伏伏。因朝核問題引發的朝鮮半島緊張局勢、聯合國制裁加碼等連鎖反應，讓大多數邊貿商販始終對時局保持高度警覺，有人笑稱這一群體是邊貿的「連續創業者」。對此朴哲感同身受，「每次制裁一出，一批只幹專項貿易的買賣兒就倒了，想繼續幹的就得尋找制裁名單之外的新的機會再創業。」

中朝邊貿商淘金記（二之一）

大公報記者 于珈琳（文、圖）



▲在丹東口岸附近，曾經紅火的對朝貿易店舖均已關閉。往日人聲鼎沸的丹東口岸呈現一片蕭條

朴哲自己的經歷也是如此，「現在能活下來的，反倒都是些做綜合貿易的小公司和小商販。」跟着邊貿第一代的舅舅入行，80後的他自謂時運不濟，不僅沒趕上父輩最黃金的貿易年代，「剛創業還頂頭碰上了聯合國的嚴制裁」。但憑一股子不服輸的勁頭，不斷挖掘新的邊貿需求，朴哲竟也在最艱難的時局中立穩了腳跟，「我應該會一直幹下去」，他堅定的點點頭。

從躊躇滿志到窘迫碰壁

與朝鮮一江之隔、與朝鮮新義州緊密接壤的遼寧省丹東市，因獨特的地緣優勢與歷史原因，承擔着超七成的中朝貿易往來。橫跨鴨綠江界河的公路橋——鴨綠江大橋與聞名中外的斷橋比肩而立，直通中國最大對朝貿易集散地丹東口岸。2000年以來，丹東邊貿無論在規模、數量還是商品種類上都進入了新階段，日漸繁忙的民間邊貿養活了像朴哲一樣的上萬戶丹東中小邊貿商。

2009年，獨自在浙江闖蕩的朴哲在舅舅的建議下，決定回到家鄉丹東參與父輩的邊貿生意，那時煤炭、銅等金屬礦以及水產等貿易正紅火，他也籌謀着賺足錢支起自己的買賣。「我最開始在浙江也是自己創業，主要做韓國貿易。」因有自小在朝鮮族學校的語言基礎，加之之前的外貿經驗，朴哲本是躊躇滿志。

然而，現實卻沒看上去那麼美。正是從2009年開始，朝核問題日益嚴峻，隨之聯合國對朝制裁以每年至少一次的頻率密集發布。朴哲終於在2016年獨撐門面開始了自己的邊貿生意，而聯合國制裁卻在2017年史無前例的達到了5次之多。「生意不固定，我什麼都做點，向朝鮮出口裝修用的建材、常規的食品、塑料顆粒化工半成品，大一點的鋼材、礦山設備也做過。」

最窘迫時，大半年沒有訂單，他便一刻不停的幹起代駕司機，沒日沒夜。「我成家在了丹東，也有了孩子，離不開了。」他直言想過放棄，卻有太多牽掛，「現在算是挺過最難的時候了。」

「那時我聽說刺繡生意掙錢，但沒有門路，就赤手空拳的去了浙江。」朝鮮

因低廉的人工和精細的手工而成為刺繡等一系列手工品的全球生產基地，在聯合國2017年9月宣布對朝鮮紡織品禁運之前，從浙江義烏購入原材料、轉運到朝鮮加工成成品後再運回中國——這其中豐厚的利潤成為大批貿易商隱秘的生意經，後來者想入行的難度就可想而知了。

「我幾乎跑遍了義烏繡品街的檔口，就是沒人願意給我一單。」委屈碰壁，他卻韌性十足，「連跑三天，軟磨硬泡，最後自己墊進去40多萬元（人民幣，下同），爭取到了第一單。」一心就此打開局面的他深知這背後潛藏的巨大風險，「原料很貴，在朝鮮隨時有丟貨、壓貨的風險，而加工好之後買主隨時可以說不滿意而不收貨，這個風險也很大。」一整單生意下來，他的心始終懸着。

夾縫中不停尋找新商機

而他說，十年邊貿經歷，這種擔心與憂慮反而是常態，民間貿易本就缺乏約束機制，兩國間的經貿文化差距都讓邊貿始終處在一種自我修正的狀態。特別是近幾年，朴哲不得不始終走在拓展新商機的路上，「過去的生意就剩下建材和食品還能做，現在新的需求應該是手機了。」他說起今年春天的一筆新訂單，「朝方找到我，問能不能買到手機殼和手機膜，現在朝鮮的個人手機擁有量還是挺可觀的。」他說儘管這些小商品的利潤薄，但能夠窺見背後新領域的巨大需求。



▲80後邊貿商朴哲 受訪者供圖

「連續創業者」的心始終懸着

外貿蕭條 編織袋生意入冬

【可見一斑】

在中朝貿易最繁忙的4、5月間，鴨綠江公路橋上常常是貨車首尾相接、排隊等待過關，甚至在午夜時分，仍能聽到加開的貨運火車呼嘯而過的汽鳴聲。這是「噸袋」老于心中最美的丹東一景，如今卻再難重現。他的噸袋專營店就開在鴨綠江斷橋向西不足千米的商貿旅遊區中，「你看這片地方哪還有商貿旅遊的樣子？」老于嘆口氣，他曾和一條街之隔的競爭對手「小小噸袋」壟斷了整個丹東口岸的噸袋生意。

在他的噸袋店裏，記者見到了這種被稱為邊貿「情報站」的塑料編織袋，各種尺寸型號的噸袋能夠滿足大到鋼材、小到文教用品等貨品的裝卸運輸，「往朝鮮發貨必須用這種袋子」。而噸袋本身也是邊貿的主要內容，「每年秋收一直到12月，口岸的二手噸袋就成車的往朝鮮發，朝鮮人收割莊稼用的就是這

個。」老于介紹起噸袋的用途，也解釋了為何不起眼的噸袋會得了「情報站」的殊名——噸袋的銷售情況直接反映出邊貿的興衰。

「小小家80年代就開始做噸袋了，我是2007年才開始摸着門。」伴隨兩代邊貿商的角色交替，老于和競爭對手的生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根本沒有生意，2016年制裁開始就一直沒緩過來。」樂天派的老于苦笑着，「過去一天就能走3車，一車8萬袋。」老于快速計算着，「一個月我怎麼也走70車，就是五百多萬袋！」儘管每個袋子的利潤僅以角計，但這對小本經營且需要大量壓貨的噸袋生意來說，已是非常可觀的收入。

「我過去根本不做國內市場，賒賬太厲害了，現在也得做了，之前，為了維護客戶我還跑了30多公里去給人補送兩個袋子，袋子我才掙9塊錢！」這種幾乎違背商業規律的經營策略，在老于看來僅是為了維持生意不死，「好在，我這鋪子是自己的房產，水電都省着點，每個月人工再支去7000多塊錢，還算能撐着。」而與老于的堅持不同，他的對手「小小噸袋」已因形勢不利、經營不善等多重原因，退出市場。「制裁的影響是連帶的，你看這商貿旅遊區，過去洗浴中心、KTV、小飯店生意可紅火了，朝鮮人來消費啊，現在怎麼樣，全都倒了。」



▲老于在自家噸袋專營店前

疫情雪上加霜 民間邊貿停擺

【挑戰重重】

每年，從春節休假開始，丹東口岸就迎來了一年難得的安靜時節——往來不斷的運輸貨車停運、繁忙的旅遊團停止發團。本應在春節假期結束再次熱鬧起來的口岸，今年卻顯出格外的蕭條——為預防新冠肺炎疫情，朝鮮在今年春節前夕宣布無限期關閉邊境，同時丹東口岸也在年後繼續保持閉關。

「春節假期過後口岸就沒開，以前與朝鮮貿易往來的車輛、人員現在都斷（聯繫）了。」在丹東口岸附近商業區經營店舖的邊貿商李先生告訴記者，受

到此前聯合國制裁加碼影響，對朝貿易始終未見復甦，此次疫情加重了大小商販的損失，「我這小店也不怎麼營業了，大公司更不好過，真是雪上加霜！」

一份朝鮮國內最大國營旅行社朝鮮國際旅行社分發給中國對口合作單位的文件顯示，朝鮮從1月22日全面終止赴朝遊，並將持續至生產相關疫苗並建立預防措施為止。目前，朝鮮已經暫停了往來其國內的國際航班、班列等，宣布禁止所有外國公民經邊境口岸、港口和機場入境。

「這次閉關怕是這十年來最久的一次了。」李先生憂心忡忡，「我現在也是硬撐，幹了這麼多年，有穩定的客戶，不幹這個幹啥？」閉關疊加疫情的雙重影響，也蔓延到了丹東口岸附近的大小商舖，經營一家汽車修理廠的老朱常年承攬朝鮮車輛維修保養業務，很多邊貿商是他的忠實客戶，「這兩個月，我這店是開了又關，關了又開。」受到疫情反彈影響，在3月初短暫復工後，老朱不得已又關了張，「最近才又營業，其實本來生意就不好，關就關了吧。」他頗為無奈。

貿易寒冬下疫情帶來的影響不僅僅顯現在中國邊境，「朝鮮國內已經出現了日化等生活用品物資短缺的情況，儘管朝鮮這些年發展國貨，但大部分還是從中國進口，這個影響很大。」常年從事對朝貿易的李先生如是判斷。



▲丹東口岸內物流公司的業務不斷調整，承攬業務內容也不斷減少

制裁加碼 黃金一代潛然離場

【時運不濟】

「換美元的人走了一撥又一撥。」朴哲說，作為中朝貿易間常用貨幣，美元兌換的變化也反映出邊貿一些變化，「過去大量換美元的人幾乎見不到了，但這個業務從沒斷，說明貿易一直有。」他的觀察也道出了邊貿群體的迭代——以小微公司甚至個人為單位的邊貿群體正韌性十足的撐起這個寒冬，而以大宗專項貿易為支柱的第一代邊貿商在制裁與商業欺詐等多重不利因素加碼下，只能潛然離場。

朴哲始終不想開口談舅舅經營大半輩的邊貿生意如何

戛然而止，那對他們來說是無法彌合的傷口。「舅舅做朝鮮大宗貿易快20年了，是第一批邊貿商。」捋順思路，他終於開口。「2001年開始，他也做點綜合貿易，不好的時候每年也有一二百萬元（人民幣，下同）的利潤，養活着我們三五個人的貿易公司。」然而從一夜暴富到血本無歸，不在少數的大宗貿易商都曾以這樣的方式告別奮鬥半生的生意場，朴哲的舅舅也不例外。

「做資源型大宗貿易的，幾乎人人都被坑過。誰都知道這資源買賣兒只要幹就能掙錢，那朝鮮人憑什麼把這個生意給你而不給別人？」朴哲的反問似乎能一語道破其中的玄機，「這些年的

往來，最重要的是要遇到一個對的朝鮮人。」他說，舅舅正是因為「遇人不淑，被坑過一次」，上千萬血本無歸，「很簡單，朝鮮人約定好給你一批貨，拿了錢卻再也找不到人了。」「還有的，可能你的貨都到港口準備裝船了，朝鮮人卻根本不顧合同約定，當場就把貨高價轉手給別人。」朴哲不想說的更具體，「你去口岸隨便一打聽，丹東跳樓的大部分都是因為這種事。」

這種長期無序的貿易關係在近年來的國際社會制裁中更顯脆弱，聯合國不斷拉長的禁運名單中，鐵、金等礦產資源以及海產品、機械設備、紡織品等一系列大宗商品，也徹底切斷了以此為

生的黃金一代重操舊業的最後念想。「制裁一來，舅舅本來在朝鮮還有1000多萬舊賬，最後就要回來200多萬。他不甘心啊，天天自己喝酒，生悶氣。」他說，賠進身家，心灰意冷的舅舅最終選擇了退居二線。

工商註冊數據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這種變化，記者查詢「天眼查」發現，以「丹東、貿易、進出口」為關鍵詞，搜索到的查詢結果近3000條。其中，10年以上且處於在業、續存狀態企業不足500家，而註銷、吊銷企業數量更有近千家，在註銷企業中，經營範圍多數標註為礦產品、針紡織品、機械設備、水產品等貨物及技術進出口。